

龍虎將軍印

王怀言

漆园叟

著



龍虎將軍印

王怀言 漆园叟 著

第一十五章 死亡之神

田文镜知县看后，不禁大惊，忙问：“送信人呐？”

回事皂吏道：“回老爷，那女子说：‘她不要官府赏银，冒死偷来送信，能保住命就谢天谢地了。’交了小包，就匆匆走了。”

史龙见状，插话道：“老爷，写的什么？草民可以看看吗？”

田文镜一阵犹豫，叹道：“史老侠，看也无妨，千万不能义气用事，中贼激将法，还需从长计议。”

史龙道：“草民遵命。”说着把信接在手里，看了以后，不禁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。遂将此书，传给杨小三，忿忿地道：“从此书看，已经真相大白，这帮强人，杀人栽赃，阴谋未遂，图穷匕首现，终于撕破假面，直接诉诸武力了。吾今夜单刀赴会。”

田文镜惊道：“不妥。他等明明设下陷阱，史老侠只身赴约，岂不自投罗网？此举千万使不得，不然，让李卫率领三班皂隶，陪同前往。”

“老爷美意，草民刻骨铭心。但从其信中，这帮人斗的似乎是一口气。如果倚官仗势，反被他等小看，别生枝节。”

“史老侠纵有超人之能，怎奈他等久有蓄谋，轻身前往，

恐难敌贼众。”

“老爷，草民一言既出，绝不悔改。”

田文镜见史龙气盛，决意赴约，难以劝阻。不禁向杨小三求援，见他手捻着上七下八的鸳鸯胡，看着战书，笑而不言，只得问道：“杨大侠对此，有何良策？”

“人家战书下来了，按江湖常例，史老英雄，为保其威名，只有赴会，岂有他哉？”杨小三极其平静地道。

“这？是否还有变通的余地？”田文镜关切地问。

“变通？人家战书上，已经言明。史老侠岂能不去？”杨小三回答道。

“难道明明是个火海，我等能让史老侠往里跳吗？”田文镜忧心忡忡地问。

“老爷不必过虑，凭史老侠之能，他等阴谋，未必得逞。古人云：吉人自有天相嘛。”杨小三宽慰地道。

史龙接着道：“老爷不必挂心，三弟之言有理，此事就这么定了。他等处心积虑，既然对我来的，这笔帐迟早总要清算，早算比晚算好，明算比暗算强。时已不早，县城离青山太白山，还有数十里之遥，草民宜早作准备，以免误了会期。”

杨小三道：“且慢。俗云：三个臭皮匠，顶个诸葛亮。你老只身赴会，小弟不便相阻，总得合计一下可能遇到的情况，早作准备，以防事起突然，难以应付。”

田文镜附和道：“杨大侠之言有理。”

史龙道：“好吧。”

杨小三转向回事人问：“那送信的女子，什么长相？穿戴？身材？多大年纪？”

回事人道：“那女子身材窈窕，穿戴不整，满脸油灰，黑发掩面，低头说话，看不真切。”

杨小三道：“嗯，你可以走了。”回事人遵命退出。接着，大家议了一会，史龙便同杨小三告别田文镜、李卫，回到店内。杨小三道：“您老一人涉险，小弟岂能放心。刚才在官府中，不便明言。”

“三弟，他们是专对着愚兄来的。贤弟的情，愚兄心领了。”

“反正小弟的主意也是定了的，陪你一同前往，看看热闹。”

“怎么？你也去？”

“对！帮不了大忙，总还能帮点小忙。不然，还要朋友干什么？再说，这个场面肯定惊心动魄！”

“这……唉！三弟，一者你身在镖局，不宜蹈此是非，得罪绿林道上的人。二者，如果同往，他等又会另生枝节，三者，这帮人莫测高深，心狠手黑，若小弟有个好歹，我怎能对得起你？”

杨小三便将他的主意，怎般如此，说了一遍。最后道：“反正您老拴不住我，同意是五八，不同意也是四十。我行我素，别人也别想拦得住我。”史龙听了，只得点头同意。

二人计议一定，共进午餐。史龙作好准备，带着干粮，先自出城。史龙沿着风光秀丽的水阳江岸，朝青山太白山匆匆走去。一江春水，碧波粼粼，白帆点点，岸柳成行。江南水乡，油菜花黄，新禾万顷，流金溢彩。田夫耘耕，牧童横笛，商旅匆匆，一派太平景象。

史龙眼见此情此景，不禁回想起唐代大诗人李白，晚年

眷念着这里的秀丽山水，好客的民众，常在青山脚下，翠螺山（采石矶、牛渚）中，水阳江边，天门楚江，置酒高会，纵酒赋诗，写出：“天门中断楚江开，碧水东流至此回，两岸青山相对出，孤帆一片日边来！”讴歌祖国壮丽山川的千古名句。最后，诗仙李白，在翠螺山采石江边，把酒对明月，引吭高歌，愤人世之不平，悲怀才不遇，恨权奸当道，忧报国无门。面对水中的明月，似乎看到了寂寞的嫦娥，月宫的琼楼，洁白的玉兔，勤劳的吴刚，正捧着新酿的桂花美酒，向他走来。诗仙李白，此时此刻，醉眼朦胧，他向往了多年的脱尘出俗，月宫仙境，终于就在眼前了。遂纵身跳入江中，水中捞月，溺死于采石矶下的涛涛江水中。

大诗人李白，跳江捞月死后，噩耗传出，当涂黎民，如丧考妣，舟船齐集，沿江打捞，三天三夜，不见踪影。正当人们万分悲痛之际，李白的尸体，突然在水阳江中，青山脚下浮出。青山百姓，赶往捞出，采石民众，闻讯赶来，争相安葬诗仙。双方争执不下，当涂县令李阳冰，是李白的族叔，赶来相劝。采石人说：“诗仙生前，最爱翠螺山水，又是在此投江捞月归天的，理应葬于采石。”青山人争辩：“诗仙常住青山，喝百家酒，吃千家饭，同青山结下不解之缘。归天后仍怀恋着青山。不然，仙体怎会沿着水阳江，逆流而上三四十里，到青山方才浮出水面？说明他想青山，爱青山，一心要长眠于青山。”

李阳冰听了双方的争辩，都有一定的道理，但一人怎能葬之两地？反复思虑，为不负双方之厚望，终于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。说道：“李白死后，遗体浮来青山，理应按他的意愿，葬于此地。可是，他又是在采石投江归天

的，就将他的衣冠，葬于采石，立庙纪念若何？”

青山人与采石人，听李阳冰的决断，合情合理，双方依言集资，采石为大诗人修了衣冠冢，盖了太白庙。青山为大诗人建起太白山墓，数百年来，多次整修，香火不断，各地慕名瞻仰者，络绎不绝。

史龙触景生情，思潮滚滚，想起大诗人光辉的一生，横溢的才华，壮美的诗篇，豪放的性格，堪称中华民族之魂。万没想到，这帮强徒，在大诗人的长眠之地，如此圣洁的墓前，设下杀人的陷坑，约我至此，以售其奸。这真是玷污了这块圣地。哼！也好，诗仙地下有知，今夜也让他看看正义与邪恶，是怎样搏击的……

史龙边走边想，不觉红日落山，玉兔东升，巍巍青山，已在眼前，忙加快了脚步。

史龙沿着山路，钻入修竹密林，走了一段，豁然开朗，现出一片楼宇，外筑围墙，正门已闭，从内射出亮光，时已初鼓，夜风习习，花香郁郁，月光如银，粉墙依稀，异样的静谧。

史龙见状，心中一动，走近门前，见上悬一方匾额，大书“青山太白墓”五字。史龙心说：到了。不禁看看四周，依然是那样的宁静。房内有灯火，一定有人，是强人？是守墓人？哼！既来之，则安之，迟早要见……想着遂敲了敲门。

“谁呀？”里面有人问道。

“在下是来参拜太白墓的，贪赶路程，刚刚来到，相烦借宿一晚。”史龙回答道。

“无量佛，善哉善哉……”有位老道，口中念念有词，

开了院门。史龙拱手道：“道爷，打扰，打扰。”

“施主请。”

两人相让着进内，史龙见厅堂内，到处是历代名人吊怀大诗人李白的碑帖字画，无心观赏。问：“请问道爷宝号？”

“贫道玄妙真人。施主尊姓大名？”

“在下九华史龙是也。”

“噢，九华山？史施主翻山越岭，一路辛苦，可敬可敬。施主请坐待茶。”玄妙真人道。

史龙见老道年逾六旬，童颜鹤发，眉宇间却暗藏杀气。心中一动：这玄妙真人是不是他们一伙？我今身入虎穴，须处处留心，暗中观察他的举动，以防突然袭击。想着遂谢了座，装作一位虔诚的谒墓者，说道：“诗仙晚年，流连安徽的山山水水，死后又长眠于斯。在下仰慕诗仙，久怀谒陵之心，夙愿今始得偿也。”

玄妙真人道：“无量佛。贫道亦因仰慕诗仙，为其守陵耳。”

“诗仙的‘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，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’诗中有画，画中有动，动中有声，真把我国的大好山河，写绝了！”史龙动情地评论道。

“对。诗仙的‘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。’写得天上地下，浑然一体。”玄妙真人附和道。

“唉！可叹诗仙才华盖世，生不逢时，潦倒一生，不能实现其抱负。他才发出‘抽刀断水水更流……’‘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……’的愤怒呼喊。”史龙接着道。

“是啊！诗仙生不得志，以酒解脱，以酒浇愁。‘五花

马，千金裘，呼尔将出换美酒，与君同消万古愁。’最后竟在采石江边，水中捞月，酒醉归天，惜哉！”玄妙真人道。

史龙听老道谈吐不俗，念着约会，遂转过话题。问：“道长，诗仙的陵墓何在？”

玄妙真人道：“陵墓就在后院。这里既是诗仙的墓地，也是纪念诗仙之祠。千百年来，慕名来拜者的捐赠，名人的题咏，越来越多。也就逐渐添建厅堂，收藏其中。”

史龙道：“难得到此圣地，现在可以参拜吗？”

“无量佛。史施主一派诚心，请！”

“道爷请！”

玄妙真人点了点头，前面带路，出了角门，拐过两道小院，现出诺大的倚山后院，院内青松翠竹，郁郁葱葱，中有大墓，青石砌成。墓前有碑，上刻：李太白之墓。史龙见了，景仰之情，油然而生，遂跪倒墓碑之前，暗自祷告：“诗仙地下有知，弟子史龙，久慕圣地，今遂夙愿。怎奈强人，今夜在此设下陷阱，欲置弟子于死地。愿诗仙明察，保佑善良，严惩奸凶……”

史龙正自祷念，忽然一道黑影，从天而降，飘落墓前，拱手说道：“史老英雄如约而至，可敬可敬！”

史龙见来人穿黑挂皂，黑纱蒙面，背插长剑，听话音极熟，忙站起身来，回道：“阁下盛情相约，敢不从命。”

“嘿嘿，老英雄单凭敢于只身赴会这一条，算条好汉！”

“史龙六尺之躯，生于天地之间，问心无愧，堂堂正正地作人。心无所私，自当无所畏也。”

“哼！说得倒好。我来问你，你身为汉人，又系忠良之后，常常自比伯夷、叔齐，沽名钓誉，招摇撞骗……万没料

到，老匹夫杀巴达鲁，别有用心，意借此提高身价，见风转舵，投靠满人，背叛列祖列宗！”

史龙听了，心中一震：原来如此，这一下跳到黄河洗不清也。听话音这帮人乃是一批反清复明的义士，访得自己杀了巴达鲁后，投了四皇子雍亲王。唉，他们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其中的因由，怎好一言说清？事实上，也永远说不清的。否则，弟子史小川与玉娘，怎会分道扬镳？人各有志，岂可相强？人各有看法，怎会划一？想到这里，遂缓和了语气，说道：“史龙此心，天日可表。英雄厉言相责，不知隐衷耳。”

蒙面人未及回言，玄妙真人插话道：“无量佛。史施主刚才说是：景仰诗仙，千里谒陵。贫道理当款待。怎又讲什么赴会！。蒙面施主又责他投靠满人？这里乃清净之土，诗仙的圣地，岂容奸人玷污？”

蒙面人听了，更来了精神，忙道：“道爷说得是。让史龙的污足，踏上这圣洁的墓地，诗仙在天有知，当不容也！”

玄妙真人听了，脸色一沉，转向史龙，质问道：“说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汝身为汉人，何以背叛祖先？”

史龙叹道：“唉！一言难尽。”

“道爷，史龙卖身投靠，既为汉贼，人人得而诛之。他理屈词穷，想要赖了！”蒙面人振振有词地道。

“无量佛。史龙，你尚有何说？”玄妙真人追问道。

史龙见状，想起几天来的经历，一时理不清线索，为弄清情况，极力平静地道：“道爷，你是局外人，不了解内情。我正有话，要请教这位蒙面英雄。”

“嗯，快讲。”玄妙真人道。

史龙转向蒙面人问：“请问足下，尊姓大名？”

蒙面人蛮横地道：“一不沾亲，二不叙故，何须噜嗦！”

“我再问你，那日秦淮酒家，调虎离山，把我引上雨花台，落入陷坑的，是不是你？”

“是又当如何？”

“嗯，当涂城杀死韩飞的，是不是你们？”

“你问这些干什么？”

“官府投书，约我今夜前来太白墓赴会，以武会友的，是不是你们？”

“你既明白，何须唠叨。”

“你们这帮人，什么坛主？香主？令主？到底是个什么帮会？目的是要干什么？”

蒙面人冷笑道：“今天就是你的命尽之日，死也要让你死个明白，口服心服。”

史龙道：“老夫苟有该死之罪，不须阁下动手，由吾自裁便了。请你说说原委。”

蒙面人道：“史龙，老实告诉你，我们的宗旨：反满复明。我们的行动准则：一、绝对服从；二、不贪色，不爱财，互济互助；三、铲除汉奸。汝正合第三款，已入铲除之列。”

史龙听了，暗想：难怪他们处心积虑，同自己作对呢？拿我当汉奸，我放弃反清，一不图升官，二不图发财，时也势也。利国利民，问心何愧？想着便说：“对你们的宗旨，你们的准则，史龙钦佩之至。”

蒙面人道：“既如你言，有言在先，你背叛祖先，就无须我动手了！”

玄妙真人道：“史龙，你既知罪，就自裁吧！”

史龙道：“你们这样指奸则奸，指盗则盗，指鹿为马，不问情由，拿我史龙开刀，焉能服人？”

蒙面人问：“怎么？史龙！你反悔了？”

史龙道：“非也。我若真有汉奸之罪，何颜苟活人世？”

蒙面人怒道：“汝投靠满人，铁证如山，尚有何说？”

史龙道：“作为汉人，先父史得威，昔年辅佐史可法兵部大人，浴血奋战，死守扬州。后来，奉命突围，抚孤避居九华。先父归天，我承父志，终身不娶，传授弟子，矢志复明。只是鉴于大清朝，日趋巩固，国泰民安，天下归心，无隙可乘，少数人举事，徒以卵击石，自取灭亡。因而，迁延时日。前不久，访得仇人多铎之子巴达鲁，无恶不作，万民切齿，我巧计连环，计杀之金陵任所，为民除恶。接着巧遇赵安邦，他多方保护，康熙皇帝，恩旨免究。自此，方才醒悟，眼下国家成为一统，为何再干分裂的勾当？由是改了初衷。试问，老夫此举，何罪之有？”

蒙面人喝道：“你背祖求荣，还要强词夺理？”

史龙回道：“我既未背祖，亦未求荣。只求自己作事，利国利民。你们不问青红皂白，专拿我开刀是何道理？”

蒙面人道：“怎么专拿你开刀？”

史龙冷笑道：“责我投靠满人？我史龙算得了什么？早有洪承畴，吴三桂之流，继有大批明臣投清。目今天下官吏，从秀才到进士，那一个不是投清？照你们的宗旨，全杀？全砍？”

蒙面人听了，大怒道：“老匹夫休要强辩，拿命来！”说着“唰”地抽出长剑，就要动手。

玄妙真人道：“香主，杀鸡焉用牛刀，待贫道将他拿了！”

蒙面人遂闪向一旁道：“坛主，多加留心，不可轻敌！”

玄妙真人冷笑道：“香主放心，史龙今入绝地，谅他插翅难逃！”

史龙听了，方才明白：原来老道也是他们同伙！正想对策，玄妙真人走到面前，说道：“史龙，你今身入绝地，识相的束手就缚，交给令主，或可饶你一命。否则，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”

史龙冷笑道：“汝乃三清弟子，理当清心寡欲，参禅悟道，反而受人愚弄，妄陷是非，定是不守本分之辈。哼！你们既下战书，以武会友，有本事战过吾掌中的这把剑，杀刚存留，听君自便。否则，别怪我手下无情！”史龙说着，“唰”地抽出紫电青霜剑，抱于怀中，寒光逼人，冷气森森。

玄妙真人见史龙抽出兵刃，原是一把宝剑，闪闪发光，冷气逼人，暗自心惊！但事已至此，又在同伙之前，加上可怕的会规，只有横下一条心，生为会中人，死为会中鬼……遂抖起精神，取出拂尘，喝道：“好反贼，你死到临头，尚敢无理，待贫道……”说着一式“横扫千军”拂尘带风，“唰”地扫向史龙。

原来玄妙真人的这把拂尘，是把长二尺四寸，纯钢打造。外圆内空，巧设按簧，中藏七十二颗子午闷心钉，见血封喉。两军阵前，瞅准时机，一按崩簧，射出子午闷心钉，即可将对手置于绝地。那拂尘上的马尾，真真假假，大部分是银丝，铜丝，这种假马尾，软中带硬，扫在人身上，轻则留

下一溜暗伤，重则伤筋动骨……

史龙久经战阵，见老道拂尘扫来，快如闪电，带着金风，就知其中的厉害。遂不敢轻敌，一式脱胞让位，化解开去，将手中的紫电青霜剑一挥，拦阻对方的攻势。

玄妙真人一招走空，但见眼前一片紫电，寒星点点，金风阵阵，不知招走何路，不禁大惊失色，心慌意乱。

史龙见老道功力非凡，兵器特殊，恐内藏暗器，中人诡计。所以，宝剑一出手，便使出八八六十四路追魂夺命剑术，杀对手一个措手不及。

史龙这套剑术，融汇百家，指东打西，指南打北，虚虚实实，变幻无穷。剑光缭绕，慑人肺腑。紫电青霜，削铁如泥，迎风断草，锋利无比。逼得玄妙真人，只见一团剑影，裹住全身，吓得六神无主，十几个照面，刚刚过去，就不敢死打硬拼了。

史龙见状，恐老道另有所谋，也不敢大意。他挥剑自如，招不走绝，把老道的各个招数，全部封死，逼得老道无路可退，躲闪不及，两眼一闭，暗道：吾命休也。

史龙见时机已到，一式“浪子踢球”，飞起一脚，将玄妙真人踢倒在地。忙跳出圈外，抱剑当胸，说道：“服也不服？”

玄妙真人翻身爬起，羞愧万分，深恐不是史龙的对手，说道：“九华野叟，武功盖世，果然名不虚传，贫道甘拜下风了！”

蒙面人见状，暗自发恨：哼！杂毛老道，首战大败，伤了锐气，其罪难饶，必须将其除之！想着遂走近玄妙真人道：“史龙果然名不虚传，今晚大开眼界。坛主，胜败乃兵家之

常事，不必介意，请你观阵，待俺会会史龙，决以雌雄！”

玄妙真人听了，暗想：香主年轻气盛，怎是史龙的对
手。不过，让他见识见识，败阵也好，以免怪我无能。想着
便说：“香主，贫道遵命。”玄妙真人只顾回话，未料到蒙
面人把长剑一摆，一式仙人偷桃，刺进他的软肋。玄妙真人
“啊”地一声，翻身摔倒，死于非命。

史龙见状，不禁一惊，怒斥道：“你无故杀人，良心何
在？”

蒙面人冷笑道：“老道是吾帮中之人，无能战败，挫我
锐气，犯下不赦之罪。吾今代表令主，清理门户，与尔何
涉？”

“哼！你们对待自己人，如此恶毒，韩飞无辜，被害于
前，老道何罪，被杀于后，未免太没人性了！”

“嘿嘿，我们门户之规，还须汝说三道四？”

“路不平，有人踩，理不平，有人摆。你等标榜自己，
反清复明，以大明朝的忠臣义士自居。哼！由此看来，你们
其实是帮嗜杀成性的恶魔！”

“什么？老匹夫！满口喷粪，竟敢如此诬辱我们，拿命
过来！”

蒙面人说着，窜至近前，利剑一摆，凌厉无比，剑光闪
闪，朝史龙扎来。

史龙大怒，把紫电青霜剑一顺，接架相还。蒙面人借着
长剑，窜蹦跳跃，闪转腾挪，疾如流星，快似闪电，剑带金
风，犹如出水蛟龙，一剑变三剑，三剑变九剑，上上下下，
左左右右，前前后后，剑光缭绕，裹住史龙。

史龙见状，暗暗佩服贼人的剑术，这强贼剑术超群，进

可以攻，退可以守，非同等闲之辈。遂抖起神威，舞动六十四式追魂夺命连环剑，以小巧软绵之功，寻找对手的破绽，先削毁其长剑，再抓个活的，问清这帮人，谁是其令主，他们到底是伙什么人……主意一定，以史龙之功，远在蒙面人之上，因想抓个活口，招不走绝，以不变应万变，激战四五十个照面，未分胜负。

蒙面人已战多时，开始因惧史龙之威，处处留神，及至四五十个照面过后，见史龙的剑法不过平平，心想：古人云：能敲金钟一下，不敲破锣千声。史龙徒有虚名，动起手来，如此而已。他仗着自己年轻力壮，加快招式，将其战败，岂不一举而扬威天下，说不定升为令主。想到这里，更加抖起精神，一式海底捞月，朝史龙下三路削去。

史龙脚尖一点地，腾身而起刚刚躲过，蒙面人提腕举剑，接着刺来。史龙一式鹞子翻身，躲过长剑，刚刚落地。蒙面人斜飞而至，突然逼近，但见寒光一闪，利剑朝史龙后心扎来。

史龙暗骂道：“好个心狠手黑的恶贼！”他趁此良机，反手一剑，剑随人转，身形一旋，“呛啷”一声，蒙面人的长剑，被削去一尺有余，坠落在地。

蒙面人大惊，稍以失神，忽见史龙紫电青霜剑一摆，眼前现出六点寒星，犹如六条银龙，一齐袭来，躲闪不及，被史龙一脚，踢翻在地。

史龙踢倒蒙面人，正欲上前活捉问明情由，忽听脑后金风骤响，暗道：不好，有人暗算，急把身形一矮，一只金镖，擦顶飞过。回头一看，围墙上一道黑影，钻入密林。同时，被踢倒的蒙面人，趁此良机，腾身跃起，一式飞鸟投

林，如飞而去。

史龙哪里肯舍，随后追赶，一口气追出五里之遥，山高林密，渐渐失去踪迹。暗想：罢了，太白墓之会，自己没有爽约，强人既遁，也就算了。至于今后的账，如何了结，只有拭目以待了……史龙主意一定，正欲返回县城，向田文镜知县回明情况，忽听远处有一女子，呼救道：“救命，救命啊！”

史龙听了，心中一动，忙循声追去，跑了不远，发现前面一片矮树林中，有道黑影，正向大山深处奔去。那女子呼救之声，断续传来。史龙见状，怒不可遏。暗自骂道：“恶贼，清平世界，朗朗乾坤，抢劫女子，罪恶滔天！吾既见了，岂能容此恶贼横行……”遂朝黑影奋力追去。

约摸追有五六里之遥，渐渐追及，前面又是密林。那劫贼钻了进去。史龙救人心切，不顾山高路险，追入密林不久，前面忽然开朗，现出一片草地，四周绿树环绕，但见恶贼，正在一颗大树下歇息。被劫的女子，倒卧在一旁，绳捆二臂。

史龙见状，飞步逼近，喝道：“你劫人女子，该当何罪？听吾良言，把她放了。否则，回答你的只有我手中这把剑！”

那人闻言，站了起来，说道：“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少管闲事。”

史龙细观此人五短身材，黑纱蒙面，心中有数：又是那帮人？便道：“闲事？你抢劫女子，天理何在，国法怎容？”

“胡说！谁抢人女子？”蒙面强徒争辩道。

“那一女子，口喊救命，是我循声追及，现又绳捆二臂，不是抢劫又是什么？”